

内
心
的
迷
津

274

1207.22
Z33h

张清华 著

内心的迷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心的迷津:当代诗歌与诗学求问录/张清华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6
ISBN 7-5329-2042-9

I. 内… II. 张… III. 当代文学-诗歌-文学研
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696 号

山东出版集团

www.sdpress.com.cn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e-mail sdwy@sdpress.com.cn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 插页 291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定价 19.80 元

序

袁忠岳

从80年代初期发表诗歌作品和从90年代初发表诗歌评论，清华与诗歌结下的缘分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算起来这已是很长的一段路，他如今已经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在诗歌界、乃至当代文学批评界颇有影响的人物。记得他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是1991年初他还在读研究生时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叫《乡土诗：新的美学追求》。我读了那篇文章，觉得这年轻人可造，不但有阅读方面的敏感和对诗坛脉动的把握能力，还有不错的理论思考与素养，于是便兴冲冲地跑去找他的导师朱德发教授推荐，说这个年轻人不错，是个苗子，应该留校。

其实那时我与他还不太熟，除了给他们上过几次诗歌研究课，平时接触不多，但我自信没有看错。后来我的预期也应验了，清华真的被留下来，与我同在一个教研室，同在一个研究所，一同执教，一同出席各种诗歌界的活动。我们之间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渐渐地“长大”了，而我终于有一天也退了休。时光就是这样，把人按照各自既定的时间表送到人生的每一站。十几年一晃就这样过去了，不由人不感慨一番。

清华其实已经出版了几本书，算起来发表的文学批评的

文章也已经有一两百篇，在文学思潮、小说研究与诗歌批评几方面都有了不小的影响，但诗歌研究与评论的结集，这是第一个。说起来对此我是很有些“不满”的，因为他用心不专，一直不肯把主攻的方向放在诗歌研究方面，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已经来得太晚了些。本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撺掇过他，叫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新诗研究上来，这固然与我吃这碗饭有关，也是看准了他本人的情缘爱好，及其在理论研究上的丰厚实力。况且现在诗坛的情况是写诗的人太多，读诗的人太少，至于研究诗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全国的诗评家无论老、中、青均屈指可数，就那么几个人。“物以稀为贵”，清华有这方面的基础和才能，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大加发挥呢？可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把诗歌研究放在第一位，而是埋头搞他的一套理论和文学思潮的研究，至于评论方面，则是小说、诗歌齐头并进。当然，现在看来也许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毕竟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也是密不可分的，诗学是一切文学研究的根基，对诗歌的敏锐感受也成就了清华其他方面的研究，而对文学思潮和小说等文类的关注，又反过来拓宽了他诗歌研究的视野，两者看来是相得益彰了。

这本《内心的迷津》看起来是一个文集的样子，但仔细看来也颇有些自成体系的味道。第一部分“思考九十年代”，是对90年代诗歌这个特定对象的整体格局、发展路向的一个集中思考，偏重于概括和思辨，忧虑和静观；第二部分“在当代诗歌的边缘”，是对许多重要的当代诗歌历史问题的再钩沉和再梳理，偏重于学理的分析，史实的辩驳；第三部分“随想与目击”，是一些比较感性化的话题，对现象或个例的评论分析，还有些诗学随笔的味道；最后一部分附了几篇对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讨论的文章，似乎可以理解为作者对当代诗歌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一个背景的显示。从整体上看，它基

本上体现了清华这些年来从事诗歌研究的范围、趣味和风格。

从诗歌立场看，清华无疑应该属于“新潮一族”，他对诗歌的基本评价尺度是“现代性”，所关注的焦点是新诗潮和当代诗歌的变革路向，所倡导的诗学与美学倾向是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执着的人文关怀相联系的。他每每对当代诗歌在重重困境中突破前行表现出热切的肯定，对其内部的矛盾悖论则怀着深深的焦虑，不时地对之进行关注和分析。特别是他对以往被遮蔽的诗歌史问题的澄清和修正的工作，更是浸透着他的责任感、诗人般的激情和独到的识见。他的对食指和海子等诗人的论述，则闪现了他灵透、丰沛、视野独具和更贴近诗歌本体的批评个性。可以说，在学院派的诗歌研究中，清华属于那种与当代诗歌的现实实践联系比较密切的、富有“及物性”的一派；在比较前卫的批评家中，他又可以数得上比较注重学理、朴实可靠的一派。这种结合应该是清华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整体特点和成功之所在。

清华对诗歌的领悟是一种非常“内行”的角度，这决定了他对诗歌与诗学的探究也具备了内行的眼光和水准，这与他曾经尝试诗歌写作显然是有关系的。本来，清华在诗歌写作方面是有很不错的基础的，80年代初上大学时就在《飞天》杂志发表诗歌，在90年代初曾以“华清”的笔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兼有“现代”和“浪漫”两方面气质的诗人，如若他专注于写诗，迄今的收获定然已很可观。可惜他每每心有旁骛，痴迷于各种时新的理论思潮。再加上专业研究与高校教师的生涯也逼迫他必须首先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无暇旁顾。于是，他身上那些感性的冲动渐渐都让位于理性的思考了，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遗憾。我还是很愿意看到他有一天会再次拿起诗笔，在诗歌写作上也来一个突破。

拉拉杂杂已经说了不少。为这本书作序，是我特别感慨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作者是我看着长起来的，为自己看着长大的人的书作序，本身就是一件很沧桑的事。所以在最后我还要寄予一点期望，清华既然已经在诗坛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就好好地不停歇地唱下去吧。这本论集应该是更精彩的华章的序曲，是一个开端，而不是尾声。

2002年春日于千佛山下





目 录

第一辑 思考九十年代

序 袁忠岳 (1)

存在的巅峰或深渊:当代诗歌的精神跃升

与再度困境 (3)

另一个陷阱或迷宫 (17)

从神启到世俗:诗歌“终极关怀”的变迁 (22)

今日诗坛究竟危机何在? (29)

九十年代诗坛的三大矛盾 (32)

九十年代诗歌的格局与流向 (41)

存在与死亡: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主题 (49)

语言的迷津 (57)

“好日子就要来了”么

——世纪初的诗与诗学问题观察 (65)

第二辑 在当代诗歌的边缘

-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 (87)
- 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非主流诗歌
的启蒙主题 (102)
- 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
——食指论 (124)
- 历史不再朦胧:“朦胧诗”作为一个词语 (148)
- 关于“第三代诗运动”的性质 (156)
- 论“第三代诗”的新历史意识 (163)
- 复活的女娲长歌当哭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与
女性主义诗歌 (182)
- “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
——海子论 (199)





第三辑 随想与目击

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生产	(219)
阅读一片高地	
——关于山东的青年诗界	(225)
海岱山下读冯至	(232)
欧阳江河与西川：两个个案	(237)
关于伊沙	(243)
回答《诗刊》“问卷”	(246)
诗歌与命运的脚步	
——《诗学心程》序	(250)
不只是出于修辞的缘故	
——《七人诗选》序	(255)
新诗的“别裁”	
——关于《中国新诗 1916——2000》	(258)
诗歌随笔一组	(262)
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	
——“盘峰诗会”述要	(278)

附论 诗歌史中的游走

反拨与推动:象征主义之于新诗历史的

作用 (291)

关于李金发 (309)

冯至与沉钟社 (315)

戴望舒论 (322)

论宗教诗歌与诗歌的起源 (336)

中国山水诗的存在哲学 (345)

山水与田园 (368)

禅与诗 (379)

后记:回望内心的迷津 (394)



第一辑

思考九十年代

……诗歌写作的语言学本体论倾向应当需要一种反拨，应当相应地加强抒情的要素，因为它更多地是依据情感与道义的写作，是贴近人格本身、因而也是贴近诗人的生存处境、贴近现实和贴近诗人立场的写作，是充满真实的人格实践与人格力量的写作，也是容易唤起读者认同感的写作。

——《另一个陷阱或迷宫》



存在的巅峰或深渊： 当代诗歌的精神跃升与再度困境

从所在境界与精神品位上说，当代诗歌的主题衍化经过了四个层面的爬升，这四个层面依次是生活—生命—生存—存在。“生活”，指的是那些较靠近“现实主义”的世俗抒情主题，“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像海洋”，“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斗争”这些昔年的诗句本身就生动地标明了生活主题时代诗歌的特征与水准；“生命”，是指人本主义立场上的生命感怀与精神抗争，在 70 年代末，这一主题曾是“朦胧诗人”和“归来诗人”最重要的抒情内容，顾城的《生命幻想曲》、舒婷的《神女峰》、江河的《我歌颂一个人》、北岛的《雨夜》、艾青的《鱼化石》、蔡其矫的《祈求》等都是典范之作；之后，由个人到群体，由当下到历史，由呼喊生命的尊严与权利到探讨它与历史人文的关系，便到了“生存”主题，概言之，“生存”即是指那种体现了文化与历史的追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忧患的主题，这一主题经过了一个由偏重于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到偏重于对当下人类与社会生存状况的揭示的转变与过渡，80 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诗歌”可谓前者，稍后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以及“新乡土诗派”等可视为后者，而这时期持续存在发展的“女性诗歌”可以视为横跨“生命”与“生存”两个主题层面的诗歌现象；“存在”可谓是最最后一个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它是从历

史和文化体验中进而抽取提炼出来，并回归到个体自身的关于人的本质与价值的追问，它表现为哲学、宗教和神话的合一，是对普遍而具体的存在着的的世界和人的本质及生命意义的假定、寻找和描述，是信仰的颂辞和当代哲学的艺术着妆，是以神祇的名义对上述假定情境与意义的肯定、命名和回应。海子以及从“第三代”诗人中分离与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个体写作者们，基本上都处在这一层面。从历时角度看，这四个主题层面的不断衍化确实正是当代诗歌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当代诗歌的精神品位与主题内蕴的不断提升正是源于这种衍化本身所产生的动力。然而，这也是阶段性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当历史业已完成了某种必要的提升和变革时，就不应再将这一单向度的推进本身视作一种神话。就当前诗歌的状况而言：“存在”这一为写作者哗然骚动、趋之若鹜的哲学命题既给诗歌主题带来了整体的拔升，同时也潜藏了困境。本文将就这一矛盾、尤其是“唯存在主题论情结”所具的负面效应做一简略分析。

毫无疑问，存在主题给当代诗歌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好处。在 80 年代中后期，当诗歌走入文化(历史)与“反文化”二元对立的困境进退两难无法自拔的时候，“非非主义”诗人对语言症结的发现为诗歌打开了一条通向存在哲学的通道。但对这些诗人而言，这种结果则是他们不自觉的，他们仍停留在一种超越文化的历时蒙尘的“前文化”情结里，这种玄学式的理想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神话，因此他们的写作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实验意义。而此时，另一些更富有才华和悟性的诗人则卸去了历史与文化的浓妆，通过存在主义哲学的启悟而切近了世界和人的某些共时性(存在)的特质，从而结束了一个关于历时范畴的精神对抗时代，他们在表面上极为朴素的写作中出人意料地达到了逼近世界“本源”的境界。大地的溶

解和神灵之光的映耀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空前的深邃、神秘、博大、原创、本真和澄澈之境,尽管他们当中的先导人物海子等人在其原创意识上也许并没有十分成熟的自觉——或者说,与其认为他是在自觉中发现了这一灵境,不如说他是在无意中看见了世界在“刹那间向着存在的敞开”的缝隙,看见并借助了那缝隙中透下的一屡光线的启示和引领——但是在对当代诗歌精神境界的指引上,他却起了关键的作用。来自大地、本然、劳作和女神的灵感和激情使这些文化的西西弗们由艰苦的社会写作,回到个体的体验之中,成为沉思着的“栖居者”和作为个体的“言说者”。另一方面,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精神挫折之后,彻底放弃批判的启蒙立场和逃避当下话语情境,而代之以对个体精神的抚慰与抽象价值的关怀和叩问,便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从关怀社会的立场退守到自然个体世界,从有倾向性的文化价值评判到取消所有二元对立的对“终极存在”的哲学命题的探寻与追问,在社会空间上做出了重新的自我定位,在退避中守住了自我;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之境对历史文化之境的更具抽象与深奥意义的超越,诗歌在社会立场的退避中又获得了相应的“提高”与“进步”,这就注定了这一转折在广大诗人意识中的“合法性”,给他们极大的安慰与支撑。而且,在关怀社会和历史被证明为无望和无益之时,他们还为自己假定了另一更为虚远的关于“人类生存的忧患”的主题,并据此而书写了一曲关于土地、生存、劳动和庄稼的慷慨悲歌。90年代初期,关怀个人的存在主题与所谓“新乡土诗”共同构成了一度相当“雄壮”的交响。

存在主义,或者说是“唯存在论”主题情结的出现,除了在当代中国诗歌内部固有逻辑的决定因素和特定的外部社会条件的影响之外,实际上更具有来自存在主义哲学本身的作用。在人类的哲学史上,或许只有存在主义哲学才这样接近于

一种类似于诗的体验的“玄学”(当然中国传统的玄学和禅宗思想也近于诗,但它们更倾向于在消释的缄默中感悟与品味,而较少具有哲学命题和思维特征的追问和言说),尤其是海德格尔,更将这种哲学的求索追问同诗联为一体。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本身就是“存在的创建”,除非通过诗性的言说,无法逼近和揭示存在的真理,而他所借助和使用的言说方式,事实上已是一种诗性的话语,在他言之,存在是“不能通过定义法”和“概念”而“推出”的,“存在是自明的概念”,但又是“最晦暗不明的”,^①语言甚至会“遮蔽”存在的澄明,因此他引述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以此来说明人的“存在”状态,他甚至自己干脆就采取了诗的方式来表述:“世界的晦暗从未趋近/那在的澄明……//当思的勇气得自那/在的吩咐/命运的言词将一片绚丽//……只有成形的意象才能保持在视野/但成形的意象安身在诗里”。“歌和思是跟诗紧邻的/两个家族//它们源自并且达于/存在的真理”。^②这样的意念之于当代中国的先锋诗人而言,不啻是打开了黑暗中通向光焰四射的天国中的一扇窗户,况且海德格尔还直接阐发了同揭示“存在的真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在《诗·言·思》中揭示了作为存在居所的语言同思想和诗的共在关系;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与物性》之中揭示了诗歌本身同大地和神祇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和通过“大地”与“神祇”的载体与映耀而接近存在的途径;在《存在与时间》中则揭示了生命的有限性同存在的“敞开”的关系,为诗歌由其最基本的抒情活动——生命悲剧体验通向对存在真理的揭示搭起了哲学桥梁……所有这一切都给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注入了直接和强大的思想

①② 邵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

动力。因此,关怀于个体生命体验以及所谓生命存在的本质的抒情写作,成了一个最具热度和时髦的主题。

不言而喻,当代诗歌在80年代后期以来已达到了它历史上最高的思想水准,这一点在许多人笔下都已有过描述与评论,但在我看来,仅仅看到其成功和进步的一面是不够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片诗歌的乐园,一片坚厚而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深渊,一个虚渺无边的黑洞。

“神示”的空洞与虚无是这种主题倾向首先无法规避的困境。所谓“神示”,在诗歌中实际上是指写作者所抵达和居守的一种心境。如果诗人仅停留于世俗个体的此在,就无法感受到一种超越和必然的力量,而诗人在越出存在者的蜃壳而游向永恒和必然的灵境的时候,会感验到一种先在的“神性的光耀”。神的是否“在场”,决定了诗意是否能够具备超出世俗经验而抵向“存在真理”的品质与力量,因此,诗人必须以一种近似于宗教情感的立场进入诗歌。怎样抛开世俗的经验并接受神圣的光耀?一方面要诗人在内心世界中努力提升自我,另一方面还要使自己言说的语境具有某种神启意味,而事实上这一切均来源于诗人的信仰假定。简言之,当诗人拥有足够的坚定信仰和体验能力看到“不言自明”的存在,并因之而产生倾诉和言说的激情时,“神示”才可能产生,反之,一切仅在言词上存在的“神祇”都只能是一种苍白无力的虚影。然而即使是前者,也会陷入一种极点式的困境——海子之所以最终走上了殉身之路,除了性格原因、心理背景和某些直接的生活诱因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一种精神的高度疲惫,当海子愈加在一种神圣体验中逼近那种“存在的真理”并为之激动不已地写作的时候,现实与幻境的落差就愈使他陷于心灵的分裂,最终他不得不通过殉身来实践他的宗教情怀,并完成他的充满神圣意味的创作。由于他的死,他的作品也得以被神圣之光照